

48440



# 上海的极事

第二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上海的故事

第二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經濟史話

第二輯

## 上海的故事

(原书名上海經濟史話)

### 第二輯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紹興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1/8 插页5 字数60,000  
1963年9月第1版 1966年5月第6次印刷 印数170,001—195,000

統一书号：4074·355 定价：(六)0.32元

封面設計：范一辛

## 編者的話

上海,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个重要基地。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設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过着越来越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記过去。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那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当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反动統治,給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劳动人民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残酷压迫和剝削,没有任何的自由和权利,过着苦难的日子。

解放后,过去被反动統治者踩在脚底下的劳动人民作了新中国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經過全国人民的努力,祖国的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彻底胜利,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因而还必须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教育,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大踏步地向共产主义迈进。

我們編輯出版《上海的故事》这套书,就是为了配合当前

的階級教育。解放前，上海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經濟、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是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勾結帝国主义势力，奴役和压榨广大劳动人民的重要场所，也是我国民族資本主义最集中的城市。旧上海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旧上海劳动人民的遭遇，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的遭遇的一个縮影。这套书中所收集的一些文章，虽然都只是对旧上海的一人、一事、一地的叙述或回忆，但它們是三大敌人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剝削的罪証，是对旧社会的階級压迫和剝削制度的控訴。我們希望通过这些文章，有助于在新社会长大的年輕人，懂得什么是剝削，懂得为什么要革命；有助于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忆苦思甜，温故知新；从而进一步激发起人們的階級感情，使人們更加憎恨旧社会，更加热爱新社会。

这套书原名《上海經濟史話》，我們根据讀者的意见，改用现名，今后的內容将不限于經濟方面。我們在这套书的組稿和編輯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关怀和大力支持，謹此表示感謝。书中如有缺点和錯誤，希望讀者提出意见。

552.221  
1872

## 目 录

黄浦公园的故事·····	閔士超(1)
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大赌窟——跑马厅·····	房 祥(12)
害人不浅的回力球场·····	林之三(25)
美国摩根财团的一棵摇钱树—— 上海电话公司·····	文圻 孝悌 仰止(36)
帝国主义与上海邮政·····	高仰止(48)
臭名远扬的洋“太子太保”——赫德·····	高云昇(62)
越界筑路·····	天 然(78)

### 上海人民最早建立的一所公园

就在这些公园的建立，我们追溯到一百多年以前外国侵略者侵入上海的初期。时间大约在一八六〇年。那时英、美、法等国的侵略者已经在上海划定了“租界”，在外滩一带建造了一批楼房，开了很多公司洋行，用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夺来的钱，开始在上海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在这块领土之上，就要求有一些休息的地方。当时，上海外滩那一片租界，

552.221  
·187.2

## 黄浦公园的故事\*

閔士超

在外滩黄浦江与苏州河合流的地方，有一个风景优美的公园。这就是上海人民十分熟悉的黄浦公园。

这个公园，面积不大，在全市现有的五十多个公园中，景物也不十分突出。然而，只要一提到它，在上海人民的心目中，马上就会唤起一种特殊的感情。它能唤起人们的特殊感情，倒不因为它是上海人民最早建立的一所公园，而是因为它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都充满了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侮辱和歧视中国人民的斗争。

### 上海人民最早建立的一所公园

说起这所公园的建立，还得回溯到一百多年以前外国侵略者踏入上海的初期。时间大约在一八六〇年。那时英、美、法等国的侵略者已经在上海划定了“租界”，在外滩一带建起了一批楼房，开了很多公司与洋行，用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夺来的钱，开始在上海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在吃喝玩乐之余，感到要有一块休息的地方。当时，上海除花园弄底（现

南京路永安公司附近)跑马场附近有一个小花园外,全市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公园。为了满足洋行大班们的这一要求,于是辟建一个新式公园的事便提上了日程。

辟建公园,首先碰到的是地皮问题。按照大班们的想法,地点最好邻近他们当时活动的中心——外滩。但外滩一带早为他们的“企业”所占有,没有哪一位大班会为了“公益”把自己的据点让出一寸一分来。因此,建园之议虽然早已提出,但是建园之举却迟迟未能实行。

一八六〇年,正巧有一只沙船在英国领事馆前黄浦江与苏州河的汇合处沉没,本来由海潮涨落带进的泥沙一到这里便更加迅速地淤积起来,三四年以后就涨成了一片大泥滩,紧紧与外滩连在一起。按理说,这块新涨成的滩地和黄浦江中其他滩地一样,是属于中国的官地,但外国侵略者不管这些。他们看到这块地方符合自己对园址的要求,就不问情由,决定把它非法占有,辟为公园。公园的地址觅妥了,接下来还需要有一笔建园经费,经费从何而来呢?一般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大班们决定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帝国主义的殖民机构)在它的预算项下支出。这个办法倒有“奥妙”之处,它除了可使工部局挂起办“公益”的招牌外,还能将这一笔费用转嫁给中国人民负担。因为工部局的经费来自租界中外居民的税收,租界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因此中国人纳的税也就占工部局经费来源的绝大部分。至于外国侨民所出的为数极少的税额,也不过是他们在中国人民身上搜刮去的大量财富的一点一滴而已。还有一种说法,是由“跑马总

会”在它的利潤中拨出了一万多两銀子。如果建园經費真是由跑马总会拨付的，这笔錢也还是由中国人掏的腰包，因为跑马总会的利潤，归根到底还是从中国人身上刮来的。

一八六六年，建造公园的工程开始了。工部局以极低廉的代价招用了大批中国“苦力”，挖掘洋涇浜（现延安东路）的河泥来填高这块滩地，在沿江的滩边筑起了駁岸。为了准备公园中所需的花草树木，在外摆渡桥（现外白渡桥）西首、苏州河南岸一块大約五亩的滩地上辟建苗圃。又在原定的造园地点修好道路，筑起亭台茅舍，噴泉水池。到一八六八年上半年，建园工程基本完毕，共花去銀子九千六百两，占地三十亩四分七厘三毫。这时，狡猾的英国領事温謙德，明知这三十亩四分七厘三毫地皮是中国的官地，在筑园之先，本来就該得到清政府的允許才能动工。但他无视中国主权，未經中国政府允許，就在这块土地上辟建了公园；建公园以后，干脆也就撇开了土地所有权問題，直接給了上海道台应宝时一个通知。通知說，工部局已經填好滩地，作为娱乐之用，决不造屋营利，特請道台豁免錢粮。这位糊涂道台收到通知，居然給他作了这样的答复：“……該地位于英領署前，填高以为娱乐之所，設亭建閣，不属营利性性质，故即以洋商不得或租或賃、造屋牟利为条件，准其豁免錢粮。”温謙德根据这个答复，马上把情况轉告工部局，工部局看到地皮已經到手，就在它的机构之下成立了一个“公花园管理委员会”。同年八月八日，这所由中国人民出錢、出力，建筑在中国土地上的全上海第一个公园

宣布对外开放。

## “狗与华人不准入内”

这所公园最早的名称叫作“公花园”。不过它所谓“公”，当时只公諸欧美帝国主义分子，并不公之于中国人民。因为，打从这个公园开放的第一天起，工部局就在公园门口派有“巡捕”，用武力把中国人民狠狠地拒絶于门外。这种侮辱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一直遭到上海人民的强烈反对。

较早见諸文字記載的斗争，还在一八八一年。那年四月六日，虹口医院就有几个人写信給工部局秘书长韜朋，对不准中国人入园游览的规定提出抗議。工部局在四月二十日答复的信中推托說：这个公园面积有限，因此只能給予“衣冠整洁之上等华人”以入园游览的权利，工部局对于这点早就作了规定。至于“上等华人”“被阻情事，乃出于管门巡捕誤会”。从这封信的語气来看，帝国主义分子对不准一般中国人入园这点已經直认不諱，至于所谓“上等华人”都可入园游览的說法，就完全是在撒謊。也許后来工部局觉得光是这样撒謊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仅仅隔了五天時間，即在四月二十五日，他們又写了第二封复信。在这封信中，帝国主义分子就充分暴露了他們一概禁止中国人入园的猙獰面目。信中写道：“茲奉董事会命，……工部局不欲承认华人有享用公园之任何权利。因根据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英領事温謙德致苏、松、太道函，此

园乃拨作体育场或公园，供侨沪外人之用者也。”以后中国人在游园问题上与帝国主义展开的斗争几乎时有所闻。但是不管口头抗议也好，书面谴责也好，工部局大都以类似的理由一推了事。

当时清政府虽然知道了这件令人十分气愤的事，但是一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不向帝国主义作斗争。

延至一八八五年，工部局公花园管理委员会惟恐中国人要入园游览的越来越多，索性在公园门口竖起了一块大木牌。牌上除写明一般注意事项外，居然还出现了一条公开侮辱中国人民的规定：“狗与华人不准入内”。

## 华人公园的建立

工部局不仅禁止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公园里游览，而且故意把中国人与狗相提并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怒。他们纷纷提出抗议，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无理行为。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又有八个人联名写信给工部局，要求立即拆除这块木牌，并提出了开放公园的三项具体办法以及在外滩草地或跑马场原址另建公园的意见。十二月二日工部局给了他们这样的答复：工部局“在未经外侨表示意见时，未便以此特殊权利相允许”“最圆满的办法，唯有将此问题，提交下届纳税西人会……。”这真叫做强盗逻辑！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另建公园，它说要由“纳税西人会”来决定。中国人游览自己的公园，该是

天經地義的事，它偏說這是一種“特殊權利”，要得到帝國主義的批准。他們使用這種強盜邏輯當然是想把這一聯名抗議搪塞過去，但是搪塞並不能緩和上海人民為入園遊覽所進行的鬥爭。帝國主義看到這一點，在這以後轉而採取了陰險的兩面手法，決定簽發一些“華人遊園証”，讓一些經過他們選擇的所謂“高等華人”進園遊覽。這個證件是由公花園管理委員會和工部局秘書長所控制的，誰要領一張遊園証，必須經過許多周折，而每張遊園証的有效期限僅為一星期，過期作廢。因此，當時去領取遊園証的中國人為數極少。根據公花園管理委員會的統計，一八八九年逐月簽發的華人遊園証是：一月無，二月二張，三月七張，四月四張，五月十六張，六月十七張，七月三十五張，八月六十五張，九月十三張，十月八張，十一月十四張，十二月二張，全年共發出一百八十三張。以後，日子一久，工部局就連這為數極少的遊園証也不發給了。

中國人入園遊覽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被激怒了的群眾無不義憤填膺，要求清政府據理力爭，直接與英國領事進行交涉。他們在一八八九年聯名寫信給蘇、松、太道龔照璠說：我等之所以堅持入園，“非以其園風景之佳，必欲一游而後快，誠以其基址既屬中國官地，其費又大半取諸華民捐稅。而中國人民，反遭寸步不得入，不平若斯，小之足以辱及個人，大之喪失國家尊嚴，試問此園既以公共為名，果將居我華人于何等地位！”這封信還要求清政府通過英國領事和工部局在園章中迅速刪除侮辱中國人民的條文。在群眾的壓力

下，上海道台会见了英国領事，轉達了中国人民的意见。英国領事与工部局原是一丘之貉，他把責任推給工部局。工部局則以已經签发华人游园証为幌子，坚持不对中国人开放。它在呈报英国領事轉复道台的信中說：“……查公园之地，久已拨与外侨使用。”意思就是說：公园是否对中国人开放，应由他們作主，中国政府是无权过問的。昏庸的清政府，看见帝国主义如此蛮橫无理，竟也哑口无言，想把事情不了了之。

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的交涉虽然遭到失敗，但是群众的斗争情緒并没有因此低落下来，相反，他們不仅提出抗議，还进一步口誅笔伐，在报纸上写文章，加以抨击。英帝国主义看看形势不妙，害怕“事态扩大，会出乱子”。为了緩和群众的愤怒情緒，他們耍出了另一个花招，答应在苏州河里摆渡桥东面（四川中路、虎丘路間苏州河南边的涨滩），另造一所公园，說是专供中国人使用的。这个公园在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建成。相对原来的公园來說，它是新建的，故取名“新公园”，因为它专供华人游覽（实际上中外游人都可入园），第二年，又改称“华人公园”。它的面积很小，只有六亩二分一厘六毫，布置也很简单，只种了几株树，盖了两个茅亭，放了几张椅子，就挂起了“公园”的牌子。其实它根本就不象一个公园，因此游人十分稀少。

## 初步胜利

工部局所玩弄的这个欺騙手法，并没有瞞过群众的眼睛，上海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侮辱和歧视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新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的爆发，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一九二七年汉口、九江人民收回租界的斗争，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也使得帝国主义开始认识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在这种条件下，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剥夺中国人民入园游览权利、要求拆除侮辱中国人民的“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的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了斗争的行列。面对这些斗争，帝国主义做贼心虚，心惊胆战，在对游览公园问题方面，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公开侮辱中国人民了。在这种形势下，工部局在一九二八年的納稅西人会上通过了对中国人开放公园的提案，并从这年的七月一日起实行。竖立在公园门口的那块臭名昭彰的“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也由帝国主义分子偷偷地拆除了。

然而，帝国主义是不甘心于它们的失败的。就在公园开放以后，它们又利用它们所操纵的公园管理权，决定提高门票价格来剥夺中国人民入园的权利。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起，

公园的票价是年券一元，零售门券每张銅元十枚；不到一年，从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起，零售门券增加到小洋两角（每一銀元合小洋十二角）；一九三六年元旦起，零售票价又增加到大洋两角（每一銀元合大洋十角）。可以想象，这样昂貴的公园票价，实非一般中国人民所能負担，所以，公园虽然开放了，但絕大多数的中国人民还是被拒于公园大门之外。

至于少数花了昂貴票价入园游览的中国人，他們在走进公园以后能看到的又是些什么呢？說起来真是令人十分气愤。这里，有关园景的一般布局就不說了。整个园里特別显眼而突出的只有两个紀念碑。一个在东南角，一个在东北角。东南角（今噴水池北端）的一个叫做“马嘉理紀念碑”。马嘉理名义上是英国使館的翻譯，实际上是一个英国間諜，一八七四年他奉了英国政府的命令到中緬边境地区进行間諜活动，第二年二月被我国云南人民打死。英国政府曾借口这件事胁迫清政府于一八七六年簽訂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約》。因为《烟台条約》大大地扩大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上海的外国大班对这个死去的間諜十分感激，因此在一八九二年上海辟为商埠五十周年的时候由他們拼凑了一些錢，造起了这座紀念碑。东北角的一个叫做“常胜軍紀念碑”，碑的上端有“得胜軍”三个大字。“常胜軍”是美英侵略者組成的鎮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动武装，起初由美帝国主义分子华尔率領，华尔被太平軍击毙以后，改由英帝国主义分子戈登率領。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六四年之間，这支侵略軍曾經在我国江苏、浙江两省境内屠杀太平天国起义軍战士和劳动人民，对我国人民欠下

許多血債，實在罪大惡極。但是美英帝國主義却指使喪心病狂的賣國賊李鴻章為戰死的侵略軍建造這座“紀念碑”，真是無恥之尤。另外，在公園的東邊建有音樂亭一座，亭內經常吹打打，供那些洋行大班們尋歡作樂。入園遊覽的中國人民，面對這兩座為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而立的“紀念碑”，看到帝國主義分子那副趾高氣揚的神態，怎能不感到萬分痛心和氣憤呢？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公園成了日本侵略軍的軍營，園景遭到嚴重破壞，音樂亭被改建成為碉堡，樹木花草摧殘殆盡。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公園又被國民黨反動派劫收。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園里不但沒有得到整理，反而又成了美國侵略軍橫行霸道、為非作歹的場所。那時，廣大勞動人民對這所“公園”簡直望而卻步。

## 物 歸 原 主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黃浦公園和上海所有公園一樣，回到了人民的懷抱。帝國主義為所欲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黃浦公園開始了它的新生。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留在公園里的遺迹，被上海人民清除得一干二淨。我們黨和政府對這所公園的改建工作十分關注，還在解放初期園里就進行了重點調整，不斷種樹栽花，充實園景，道路和建築物也修理一新。一九五九年拆除了原有的矮牆，接着又改裝了銀色鉛絲編織的圍柵。一九六三年補種了廣玉蘭、棕櫚、香樟等花木，

增辟了花坛，在入口处的假山前，以具有民族风格的喷水鲤鱼代替了过去两个洋娃娃塑象。

今天的黄浦公园已经和解放前大不相同了！只有今天的黄浦公园才真正展开了它的笑脸，迎接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游人。它才真正成了广大劳动人民休憩的地方。

这个公园在解放前有很多名称，一般人常常把它叫做“外滩公园”。

### “外滩公园”的三个名字

这个公园在解放前有很多名称，一般人常常把它叫做“外滩公园”。